

王逸伦

致  
漫  
漫

# 路 漫 漫

王 逸 伦

內 蒙 古 人 民 出 版 社

LU      MAN      MAN  
路      漫      漫

王逸伦

\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 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3.875 字数:96千

1985年11月第一版 1986年3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—2,960册

统一书号:11089·81 每册:0.65元

## 留 此 灵 琐

——《路漫漫》序

四月二十六日晚，我从赤峰市回到北京。在书桌上看到一封关于要我为王逸伦同志的回忆录《路漫漫》作序的信，老战友一家人诚挚友谊的心情，使我非常感动。这一激情，促使我在没有多少准备的情况下，毅然、决然命笔行文。

我和逸伦同志都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到内蒙古东部地区工作的。在我国第一个区域自治的人民政权——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建立后我们认识的。当时，我在军队工作，他在政府主管财经。战线不同，因意志相投，很快就成为“同志加兄弟”情谊深笃的战友。他为人直爽，心地善良，属于“利口慈心”之人。不论年龄或参加革命的时间，他都比我长，在相处关系上，他也颇有兄长味道。他没有架子，言行随便，平易近人。有时也急躁发火，但很快就会烟消冰释。他思想开朗，能独立思考问题。对党的方针政策有不同看法时，敢于在一定场合侃侃谈论。我离开内蒙后，我们未断来往。总之，我认为，王逸伦是我党的好同志，也是我的一位诤友。

他的家乡是昭乌达盟翁牛特旗解放营子村，现属赤峰市。他为内蒙各族人民的解放事业勤恳奋斗了一生。为了探索革命真理，接受党组织分配和派遣，他到过北平、上海，去过苏联，回国后到延安，又在冀南等地区战斗和工作过。但半个多世纪以来，他

的主要精力和经历是在辽阔万里的内蒙古土地上进行革命活动，鞠躬尽瘁。现在，逸伦同志已八十岁了，从他波澜壮阔的革命实践看，他不愧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。

目前，逸伦同志由于年老体衰，行动已不大方便了。在这个时候发表他的革命回忆录《路漫漫》，一方面这是他体现党中央赋予离休老干部“传帮带”的任务，以自己的革命经历教育新的一代；一方面，对八旬老人讲，也是“机不可失”之举。从书名本身，我想到作者心情的来由：“朝发轫于苍梧兮，夕吾至乎县圃。欲少留此灵琐兮，日忽忽其将暮、吾令羲和弭节兮，望崦嵫而勿迫。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。这虽是屈原《离骚》的一段话，作者的具体精神活动今天已全不适用；但依我的窥测，去掉这段古赋的一些特殊因素，我认为这也是《路漫漫》作者感受的真实写照。日忽忽其将暮，更应留此灵琐之门，启发后人。

修远漫漫之路，逸伦同志，是用革命实践的脚步，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。最初是他怀有爱国的激情，继而是改造社会的理想，当前他还是望着振兴中华的目标。即使这样，在坎坷万里征途中，没有勇于牺牲的决心，万难不折的毅力，实事求是的思想，忠于真理的信念，把一个革命者的生活道路坚持节操走过来，也是不易的。就从这一点说，这本回忆录就值得社会主义四化建设道路上的有志之士、特别青年们一读。我相信，开卷是有益的。

这是不成序文的序。

胡昭衡

一九八五年六月二日于北京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述 怀 .....        | ( 1 )   |
| 投身革命 .....       | ( 4 )   |
| 烽火天 .....        | ( 20 )  |
| 河套地下 .....       | ( 45 )  |
| 奔赴共产国际的 历程 ..... | ( 60 )  |
| 从延安到 冀 南 .....   | ( 71 )  |
| 去北方局 报 到 .....   | ( 75 )  |
| 敌后 三 年 .....     | ( 87 )  |
| 战斗在 热 北 .....    | ( 108 ) |
| 新的 里 程 .....     | ( 115 ) |

## 述 怀

### 一

穷秋广漠西风舞，  
跃马弯弓思射虎。  
少年意气任纵横，  
一笑王侯皆粪土。

五十周星革命路，  
沧桑几度看沉浮。  
军阀混战民涂炭，  
倭寇施奸国更苦。  
同侪疾首感时艰，  
相勗奋起斗狂虏。  
投笔从戎酬夙志，  
壮怀不惧有险途。

### 二

自信星火可燎原，  
有党指路志更坚。  
南下沪滨学马列，  
北上长城创敌顽。

敌酋鸱枭犯张垣，  
张牙舞爪气嚣天。  
河套军民结劲旅，  
挥戈杀敌勇无前。  
热血青年皆壮士，  
气贯长虹匡河山。

### 三

我与刘仁并吉合，  
风雨同舟革命缘。  
鹿城相聚共筹划，  
奔赴苏京深钻研。  
列宁遗教记得牢，  
学习学习日一千。  
“七七”抗战烽火起，  
心若火焚奔延安。  
华北游击士气高，  
冀南杀敌整二年。  
热河伏战又三载，  
深入敌后敌丧胆。  
东西南北狂飙起，  
同仇敌忾斗黠奸。  
东西轴心西方折，  
日寇垂死仍周旋。  
怒火冲天击围兽，  
命同德意降书签。  
八年抗战庆胜利，



神州翘首望新天。

#### 四

双十谈判谋建国，  
蒋帮背信起祸端。  
依靠美帝施诡计，  
破坏团结民不安。  
反抗迫害反饥饿，  
解放战争烈火燃。  
消灭美蒋八百万，  
举国欢腾报凯旋。

#### 五

四九建立新中国，  
社会主义人人欢。  
革命道路真曲折，  
十年动乱非一般。  
元勋宿将遭迫害，  
林彪“四害”欲夺权。  
几经较量国贼灭，  
三中全会开新天。  
而今四化齐奋力，  
祖国建设谱新篇。  
满目青山夕照好，  
跃马扬鞭更向前。

## 投身革命

每当我回顾起在那艰难的岁月里，自己所走过的革命道路，我就深深地感到：革命来之不易。多少革命志士为了寻求革命真理和人民的解放事业，进行了何等艰苦的奋斗呵！由此，使我想起屈原的诗句：

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……

那是在一九二六年，第二次直奉战争时，军阀混战的烽火硝烟弥漫了长城内外。正值直奉两军在山海关鏖战方酣之际，冯玉祥的国民军突然在前线“倒戈”，发动了“北京政变”而转向革命。奉、直、晋军阀为了镇压革命力量，在以“讨赤为主旨”下，联合向国民军攻击。日本军舰亦抵大沽口配合，向岸上的国民军开炮轰击。在帝国主义和奉、直、晋军阀的联合压迫下，国民军只得由京津退守南口，最后朝西北这一带败退。

当时，我在赤峰二道街中学念初中，战争的烽火也波及到了赤峰。学校被迫停课了。有钱的人家雇了马车把自己的学生都接回去了。我家里很穷，连我念书还供不起，更甭说雇车回家了。尽管战事很紧张，为了能抓紧时间多读一些书，我和几个同学还是留在学校里自修。

这年阳历四、五月间，正当春暖花开之际，有两个学生打扮的人，经常来我们学校。来过几次之后，我们就知道了他们的名字和籍贯：一个长得墩墩实实的个头，浓黑的眉毛下嵌着一双有神的小眼睛，一脸黑乎乎的络腮胡子的人，名叫乌子贞；另一

个长得细高个，象个白面书生模样的人，名叫郭皓轩，是河北人。这两个人渐渐和我们几个学生混熟了，有几次在我住的小屋子里，和我们谈起了社会时局的发展和他们在世面上的见闻，讲述了一九一九年在北京爆发的反帝反封建的“五四”运动的盛况，讲了军阀历年混战、民不聊生的痛苦，历数了国家处在黑暗统治下的种种惨痛景象……

我们几个同学都瞪大眼睛听着他们的讲话，这些新鲜时事和浅显的道理，说到我们心里，象打开一扇窗户那样亮堂。每次讲到激昂处，我们都很激动地各自发表着自己的见解。我十分感慨地说：

“军阀混战，百姓们遭殃。当今有爱国之心的人，谁不向往光明？打倒军阀列强，国家才能有个清朗的政治。”

乌子贞和郭皓轩二人听了我的讲话，使劲地握着我的手，连声说：“讲得好！讲得好！”

有一次，乌子贞和我谈话时间了我的身世。我就向他讲了我的家庭出身情况：从我记事时起，家里就是雇农。我三个哥哥给人家扛活，一家八口人住在一间半土房里，我七、八岁时，长得个小体弱，上山放牛还圈不过来牲畜，还得我哥哥上山打接应。到了十二岁那年，我哥哥说我力弱，做不了农活，家里紧一紧，还是要供我念几天书。这样，我父亲就把我送到农村小学里去念书。教我的老师和我父亲是老交情，他很愿意教我。到了我十五岁那年，我父亲病得很厉害，全家人节衣缩食，又借几个钱给父亲看病抓药，我也不能到学校去念书，在家里伺候卧床不起的父亲。因为缺医少药，八、九月间，父亲就去世了。父亲去世后，我母亲由于过度的悲伤和操劳，到冬天也去世了。

父母去世后，家里生活更困难了。我决意不再念书了，帮助家里做点活，来维持生活。在家里累死拚活地干了两年零活，我哥哥看我身体实在顶不住，就对我说：

“做农活你不行，无论如何你还是把书念完，能当个小学教员，混碗饭吃就行了”。

这年秋天，我哥哥借了几个钱，又送我上赤峰高等小学校念书了。在这所学校念书的富家子弟都很阔气。秋天的天气已经凉飕飕的了，他们看我还穿着打补丁的粗布单裤单褂，都离我远远的，好象是怕我沾脏了他们的绸缎长袍，或者是怕我把身上的“穷”气贴到他们身上。看到他们这种嘲笑和高傲的神态，在我的内心里深深地打上了出身贵贱、贫富不均的烙印。我心里想，我就不相信这个世道永远是你们的。憋着这股气愤的劲头，我就拚命刻苦地学习，我的学习成绩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，慢慢地同学们都和我靠近，和我交朋友了。

学校由高等小学改成初级中学时，我还没到毕业的年级，家里又没钱再供我念书，我只好停学了。我的几个要好的同学和老师都为我停学感到可惜，他们说：

“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就毕业了，你这样停学多可惜呀！只要你们家同意你念书，我们帮助你，不用家里拿钱。”

就这样，我在同学和老师的资助下，勉强地继续在学校念书。

.....

大胡子乌子贞听了我的介绍之后，对我十分同情，鼓励把书念完，为大革命做些事情。他又答应我毕业后送我到广东黄埔军校，或者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。我非常高兴，这时我才知道，他们的身份都是共产党员。

这时，热河和赤峰等地在京津求学的韩麟符、陈镜湖、郑丕烈、杜金生几个人都参加了共产党。有时回赤峰传播新思想，也起到了启蒙作用。从此，共产党的形象，在我的心中象点亮的一盏明灯。

到了一九二七年，在我初中将要毕业时，国民党反动派背叛了革命，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。经常和我联系的几

位同志都离开了赤峰，从此我和他们失去了联系。但是，他们的革命思想对我的启蒙和引导，在我以后走上革命道路的几十年中，一直起着很大的鼓舞作用，使我终生难忘。

一九二七年的冬天，我初中毕业了。这时，独夫民贼蒋介石公开背叛了革命，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。赤峰县城也挂起了青天白日旗，国民党反动派更加紧了反动统治，社会气氛变得更加沉闷了。我准备投身于革命的愿望也渺茫了，真是空怀壮志，欲投无门啊！

我们学校的杨校长，他知道我学习成绩很优异，就分配我到赤峰接官亭小学，当高等小学教员，其它同学都分配到了初等小学当教员。这当然是校长的偏爱了，也是我苦心学习的结果。我哥哥多年培养我的愿望，总算是实现了，我看到他那副愁眉苦脸也露出了笑容，一些亲戚朋友也都来恭贺。我想一个放牛娃能当上高小的教师，个人的生活总算是有了出路，可是，国家和民族仍然处在腐朽反动的统治之下，心里仍然充满了忧虑和压抑的情感。我写下了这样一首诗：

军阀混战烽火天，    萑苻遍地民倒悬。  
愧我无才匡社稷，    蒙君过誉倍赧颜。

面对着军阀混战、鬼蜮横行、民不聊生的景况，稍有热血的青年生不能为国分忧，死不能为民出力，怎能不问心有愧呢？

我在赤峰接官亭学校教了三年学。这期间，曾经和我同在一个学校读书、很要好的同学张伯乔、穆松乔、赵子珍都上北京念书了，他们经常给我寄一些报纸和刊物。我从这些刊物上，了解到了一些时事新闻，接受了一些新鲜的思想，这几乎成了我生活中最有意义和最感兴趣的事了。

一九三〇年将要放寒假的时候，由于反动派内战频繁，苛捐杂税繁多，物价上涨，老百姓怨声载道，苦不堪言。

这时，接官亭学校那位姓刘的校长，长时间拖欠教员的工资不给，有的教员时常断粮断柴，教员们都很气愤。我说：

“现在眼看着要放寒假了，校长还不发给工资，这样不行，我去找他讲理去！”

有的教员说：“算了吧，你找他讲理，他也不会给你说好听的。”

我说：“我就不听他那个邪，非和他讲理不可！”

我到了办公室，找到了刘校长，要他把拖欠教员的工资给发下来，刘校长听了我的话，感到很不自在，他找出了很多的“理由”来搪塞拖欠工资的事。

我很气愤地说：“你讲的这些‘理由’，是没有道理的，再这样拖延下去，教员们是没有办法再去上课的”。

他听了这话后，立时就恼羞成怒，和我吵起来了，说我“不守教规”、“煽动教师闹事”，这件事打到了教育局，教育局长是当地一家姓李的开煤窑的东家，也是地方的绅士，这个人办事很狡猾，他不但不接见我们，反而传出话来说，这属于学校内部的事，要我们找人调解。

刘校长以为这件事教育局长替他撑了腰，他得了理似的洋洋得意，有的教师暗中给我传过信来说：

“刘校长要让你给他赔不是，这件事就算拉倒。你厉害点，别怕他们。”

我说：“甭说让我给他赔不是，就是他来给我赔不是，我也不干了！”

学校的教师们对刘校长仗势欺人的卑鄙做法都非常气愤，他们都很支持我。教育局长一看这件事引起了教员们的反对，怕把事情闹大了不好收场，就把刘校长叫去训斥了一顿。教育局长又用“不要为一点点小事生气，要以学生为重”等等好听的话来安抚我，把拖欠教员们的工资都给补发了。

我和刘校长的这一场斗争，虽然赢了，可是，看到学校这种混乱的局面，和让人难以忍受的死气沉沉的气氛，心里仍然气愤难平，我毅然决定辞职不干了。

一九三一年，已经到了阳春三、四月了，我家乡的气候还很清冷，尽管北风不时地袭来阵阵寒流，山前那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子河已经开始解冻了。

我从辞职后，回到家里，除了看书之外，抽时间帮着哥哥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。我哥哥是个老实巴脚、不知苦累的庄稼人，也是精打细算的好手。这时，哥哥的家境已经有所改善了。即便是生活能够维持下去，我住在家里这样坐吃闲饭也不是个办法啊。那年月，想找一个适当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。

当时，我有一个同学叫马汉桢，是林东学校校长马真吾的弟弟。他知道我教书还可以，又赶上他哥哥办学请教师，于是他就介绍我到林东的学校去教书。林东距离赤峰有四百多里地，四面全是一片绿色的草地，交通很不方便。有钱的人来往都是坐马拉的轿车子。我是个失业的穷教师，没钱雇轿车子，就雇了辆老牛车，拉着我晃晃荡荡地走了三、四天，才到了林东县城。

林东小学校就坐落在县城北山坡的喇嘛庙内，是林东唯一的一所学校。学生上课的教室也是原来喇嘛念经的经堂，我住的地方在庙院子的西厢沿。学校的马校长是当地的一家大地主，他除办校以外，还做一些皮毛、生烟之类的赚钱买卖。家里还开着烧锅。他听别人介绍说我教学还比较好，又是从赤峰去的，就让我教高级小学，还任命我为学监，负责学校的教导工作。我教学的指导思想首先注重学生的思想品德，培养学生有志气，有政治头脑，有爱国主义思想。平时，我经常和学生们在一起谈心，讲我从报纸刊物上看到的一些新鲜思想。休息时，我常和学生在一起打篮球，比赛爬山。因此，学生们和我的感情都很融洽，他们也都尊重我。

有一次，我上课讲到辽代历史和辽上京临潢府故城的变迁，学生们都找我商量去逛召庙，因为昭庙不但保留了很多辽代古建筑遗迹，还是一处景象秀丽的风景区。从林东镇到后召庙大约有二十多里路，后召庙石窟前有清代修建的喇嘛庙，题名“善福寺”。庙内雕着四大天王、十八罗汉像。各持剑杵，怒目站立，菩萨像是宽衣素冠，庄严伫立，还有释迦牟尼像……形态各异，栩栩如生。在喇嘛庙东面的悬崖上有桃形的大石头，人们传说，如果有灾有难的人围绕着桃石转一圈，便可逢凶化吉，遇难呈祥。远近十里八乡的老百姓每逢阴历四月十五的庙会，都骑着马、赶着驴前来赶庙会。这里的庙会是很隆重的，有做皮毛、生烟买卖的，有交易百货商品的，也有出售鹿茸、金针、蘑菇土特产的，还有去庙里烧香许愿的等等，熙熙攘攘，非常热闹。

这些学生要去赶庙会也有个想法，认为自己是学生，去赶庙会穿的衣服总得体统、整齐一些，不然，会惹逛庙的人们笑话。有钱的富人家子弟，当然都做上一套绸缎的或细布的夹袍了；穷人家的子弟就做不起新衣服，有的很着急。

高级班里有一个姓夏的学生，家里是个大地主。他做了一套新衣服，可是，他父亲不让他去逛庙会。有的同学就去找他借衣服，他不但借，还嘲笑这个同学是穷光蛋。我听说后，就想起自己上学时遭到富家子弟嘲笑的情景，对这种依富欺贫的现象非常气愤。我就把这个姓夏的学生叫来，严厉地斥责了一顿。他父亲听说我要领着学生去逛召庙，气势汹汹地来找我吵架。他说，你是教书的先生，不好好教书，领着学生逛召庙，实在是不成体统。还有什么逛召庙有辱书香门第之类的话。

我听了之后，很气愤地说：“你的孩子不去逛庙可以，逛庙是学生们的自由，你没权干涉！”

这个姓夏的地主被我几句话给呛得直喘粗气，嘴里嘟哝着：“这成何体统，这成何体统！”



在学生们的嘲笑声中，他灰溜溜地走了。

这个姓夏的地主走后，很不甘心，到处给我造谣，说我是共产党，又跑到警察分公所去告我。警察分公所因为没有抓到什么证据，才算没出什么风险。

我继续在这所学校里教着书，并且更广泛地接触社会生活。转眼间已经到了中秋时节，山坡上的桦树林纷纷飘落着枯叶，气候变得有些冷了。我常常习惯在清晨或傍晚到山坡上去散步。迎着萧萧秋风，望着树上飘落下来的枯叶，我不禁又想起那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代，想起我在乌子贞和郭皓轩二位同志的革命思想启发下，所要去追求的革命真理。这时，“九·一八”事变的消息已经很快就传到了林东。从在北京读书的几位同学寄来的报刊上，我看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已经踏碎了东北的大门，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，祖国的大好山河遭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，不由得心中热血沸腾，高声吟咏起我写的一首无题诗：

名花落寞实堪伤， 请命无由达绿章。  
十万金铃何处借， 护花无力怨慈航。

中国的出路、民族的希望在哪里啊！——我心中沸腾的热血和忧国忧民的焦虑的心情，使我想要寻求革命的愿望更加强烈了。

我回到学校后，见到了同我一起教书的李老师，我对他说：“日本鬼子已经占领东北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日本鬼子侵占我们的国土，还在这里闷着头教书，在这里当亡国奴！我要走！”

他很惊讶地看着我说：“你想上哪去？”

“我要上北京去，到那里我会找到我需要的东西。”

李老师理解了我的意思，他沉思了一会说：

“你要走，我支持你。可是，现在眼看着天气冷了，路上交通又不方便，你又没有什么准备，怎么能走得了呢？我看你还是等到天气暖和了再去吧。”